

3月23日,由山东大学文学院主办的创意写作论坛和文学沙龙“我的山大故事·作家校友创作谈”火热进行,中国作家协会原书记处书记、《人民文学》原主编施战军,著名作家赵德发、周晓枫、《青年文学》主编张菁出席本次活动,这四位从山大走出去的文学界大咖,畅谈在山大的往事以及文学创作之路,吸引了众多文学创作者和爱好者参与。

施战军·赵德发·周晓枫·张菁:

探索山大文脉最感性的源头

记者 张向阳 济南报道

那是人生最好的年华

施战军从与其他三位嘉宾的过往谈起,回顾了在山大大十多年学习、工作的经历。他说,当年一入学就听说过赵德发的故事。1990年,还在作家班上学的赵德发,在《山东文学》发表了短篇小说《通腿儿》,此作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影响。施战军说,他对赵德发每部作品都读得很细,“某种程度上,《经山海》是我约稿逼他写出来的。”在他印象里,赵德发一直是个严谨和气的老大哥。

山大文学院在他心目中最敏锐的一根弦。他说,在北京经常会偶遇山大中文系的学生,对方说:“施老师你给我们讲过课。”加上微信,很快,当时课业笔记的照片就发过来了,很让人感动,让人感受到山大文脉最感性的源头就在这里。从在山大大学习到走上讲台授课,他对文史楼印象最深,那段时间每天在这里看书写东西,基本的学术架构或者说汲取的精神食粮都在这座楼里完成,那是人生最好的年华、最有劲的年华,最重要的成果都是在大山。

他说,山大是一个出人才、出栋梁、出温暖的地方,“我感觉一代代的老师、前辈是在‘骄纵’我们这些年轻学子,他们看着我们就像家长看孩子一样地欣赏。当然也批评,有的时候批评还挺狠。当然,他们也在合适的机会给你加压充电,让年轻人放手去干。”

上世纪九十年代,宋遂良等几位老先生曾将吴义勤、施战军、王光东、张清华称为“四小名旦”,这几个年轻人在全国评论界产生很大影响力,他们走出山东,成了全国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和领导者。施战军说,当时他们很年轻,才30多岁,他只是个讲师,大家每周聚在一起谈谈文坛热点现象,然后写文章或者搞对话,形成非常活跃的文学氛围。

他表示,他始终被山大校园中充盈着的深厚文化底蕴和人文精神所引导、感动,并逐渐转化为推动自己进行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底气和力量。

用思想照亮生活

“37年前我走进山大的时候,带着深重的自卑情结。因为我14岁辍学,30岁之前没有任何文凭,后来在业余时间上的电大……”赵德发回忆了考入山大时作为初学者的忐忑不安。1988年,当他得知山大要招收作家班,马上报考。“那一年我33岁,青春不再。来了之后,还是自卑,感觉被本科生、研究生碾压,觉得人家才是真正的青春勃发,天之骄子,直到小说《通腿儿》发表后,这种自卑感才稍稍褪去。去年接到通知聘书,来到山大任教,还是感到自卑,觉得与老师教授们比,学养差得很。不过,我在文学道路上跋涉了大半生,吃的咸盐比别人多点,有些创作上的经验教训,可以与大家交流。”他风趣地说。

赵德发说,当年上了作家班,想赶紧写作品证明自己是当作家的材料。但始终得不到证明的机会,写出稿子来屡遭退稿。这时候,作家班的组织者、缔造者孔范今先生劝我不要着急,让我多读书、多写、多练,努力垫高自己。现在想想,正是用书本垫高了我的脚跟,开阔了我的视野,让我的文学创作有了真正的转机。

赵德发回忆起往事,说当时作家班宿舍不在校内,而是住在洪楼附近的历城区招待所。“很多人反对我弃政从文,而我觉得自己必须走这条路,我离开了职场想拥抱文学,但文坛不接纳我。有一天傍晚很郁闷,就在山大老校附近散步,散步过程中开始反思,如何才能冲破困局?我想到的还是读书,于是就在山大图书馆发奋



施战军



赵德发



周晓枫



张菁

读书,在老师们的点拨下突破了自己,后来还写出了一部中篇小说《蝙蝠之恋》。”这就像古代禅师点拨开悟者一样,啐啄同机。他解释说,小鸡要破壳而出,母鸡和小鸡必须里应外合地啄破蛋壳,也比喻机缘相投或两相吻合,才能达到破壳而出的效果。

谈到有一种观点,学中文不利于写作,“谁说大学不能培养作家?没有山大两年学习生活,就没有我赵德发。”说起在山大大学习过程中的收获和成长,赵德发坦言,山大对他文学创作的帮助首先是“增智”,通过多读书和系统性理论学习,提升文学素养和写作能力;第二个是“解放”,他在家乡当了10年乡村教师,8年基层干部,信息闭塞,用今天的话说就是“信息茧房”,认知结构对创作严重不利,对世界文学思潮了解甚少。来到省城、来到山大,突破了认知限制,打破了信息茧房,接触到当代文艺理论和思潮,看到更广阔的世界;第三个是“唤醒”,唤醒了儿时的记忆,对家乡30多年的生活重新认知,看到文学素材的独特价值,通过读书与思考,用思想照亮生活。

赵德发在山大的几年学习生活中,课堂内外的学习交流构建了扎实的知识基础、提供了先进的文化信息、激发了蓬勃的创作热情。他认为,人的命运、人生经历的丰富对创作是很有利的,不要带上题材的魔咒,想写什么就写什么,听从内心的声音。积累素材的途径有两条,一是博学多闻,一是现场采访,一定保持对素材的敏感,很多写作的同行都有着随手积累的好习惯。

对世界保持好奇和尊重

周晓枫表示,从小就想当作家,觉得写作是一个美好的事情。她回忆山大在自己文学创作道路上的路标作用,为日后的创作奠定了基础。

在山大大中文系的学习生活中,积累了文学功底,并将所学所知不断转换为个人文学创作的灵感启发与经验智慧。她把自己的写作潜能比喻成一颗种子,“如果没有山大培养我,我的种力就没有破土的机会,种子本身储存的养料会被悉数消耗。”在山大大,她结识了很多良师益友,“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同性、异性都是在山大认识的。”在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中,她感受到,写作是对世界不断保持好奇和尊重,保持内心应有的态度,而不是去驾驭它。

她回忆起一个细节,当年山大大校园里有一种漂亮的小黄花叫月见草,在晚上八九点钟开花。这个花轻轻拍打就能绽放,看着一片黄花盛开,仿佛自己的手指很有魔力。有一天,她正在月下轻拍月见草,一个小朋友对她说:“姐姐,能不能不拍它,让它自己开。”“这让我有点尴尬,我就跟小孩一起坐在那里看花开,到了晚上8点半,小黄花自己开放的时候,你就不再迷醉于自己像有法力一样敲开花瓣,而去看到一个更盛大的花期绽放。这个场景让我印象非常深,我多年后由散文创作走向儿童文学的创作,时常会想起这一幕,所以我觉得儿童文学并不是用已有的生活经验去兑点水,加一点技术性的工作,去教给孩子。真正的儿童文学是抛开成见和自以为是,饱满地面对世界。”

在谈及对年轻一代文学创作者的建议时,她提到,不同代际的文学创作者由于成长背景、社会阅历等因素的差异,往往有着各自独特的关注偏好与写作方式。这种代际间的差异并非阻碍,反而是文学发展的宝贵财富。创作者之间可以通过真诚、深入的对话交流达到进步与升华,进而让笔下的文字始终保有犀利和锋芒,保持文学的活力。

张菁回望了山大师生在自己文学观念塑造过程中的正向引导。她表示,自己始终谨记老师教导文学创作需要提升志气与稚气,挖掘文学背后的人文精神,坚守对人的尊严、价值、命运的维护、追求和关切。她谈到,山大文学院具有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丰富的历史底蕴,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底气、正气、勇气,不断激发出创作者书写中国故事的无限潜能。